过年磨豆腐

□ 王富强

“传得淮南术最佳，皮肤褪尽见精华。一轮磨上流琼浆，百沸汤中滚雪花。瓦缶浸来蟾有影，金刀剖破玉无瑕。”清人苏雪溪一首豆腐诗，把豆腐制作过程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。

民谚曰：腊月二十五，推磨做豆腐。长期以来，民间对许多事物都寄予美好的象征意义，尤其以谐音来寄托某种特殊的寓意。豆腐的“腐”与幸福的“福”谐音，因此豆腐代表着祈福，过年磨豆腐是乡村人家必备的一件事。由于经济竭蹶，鱼肉成为稀罕之物，但吃点新鲜的豆腐是件俯拾地芥的事。这既是家庭物质生活的改善，也是大人孩子们精神上的期盼。从当年收获的黄豆中称出10斤，淘洗干净后放进水桶里浸泡，等干黄豆彻底澎涨起来，用手一捏碎为粉末，就可以上磨了。

家里有一台石磨，磨米磨面全靠它。把石磨的里里外外用水清洗一遍，底下放个大木盆。母亲手拿铁勺，事先舀好适量的豆子，每隔两圈往磨眼里放一次黄豆。父亲脱下旧棉袄，一圈又一圈地推动石磨，吱吱呀呀，磨碎了颗粒饱满的豆瓣，也磨老了人生的春花雪月。我的父辈以及乡邻们就这样薪火相传，守护着清淡如水的日子。转动的不仅仅是磨盘，更是可圈可点的沧桑历程，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孜孜以求。

磨好的豆汁要进行筛滤。从堂屋的梁上拴根绳子下来，将晃架吊在离地面一米高处。晃架就是一个十字架，四端各有一个孔，即薄又透的豆腐布四角穿过孔洞固定住，把磨好的豆浆分批放进去，上下左右慢慢地晃动，不时兑点水，乳白的豆浆顺着缝隙一点点地流淌下来，直到最后剩下豆腐渣为止。

接下来就是煮浆。把榨出的生浆倒入锅内煮沸，边煮边撇去表面的泡沫，时间长短全凭经验掌握。这时豆浆上会浮起一层薄如蝉翼的结晶体，用根筷子从下面轻捞慢起，便是豆汁中的精华——豆腐皮。

做豆腐中最难的一关是石膏冲浆，一物降一物，石膏点豆腐，生物链中的奇特现象让人拍案叫绝。石膏能使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凝聚，否则再纯正的豆汁也成就不了豆腐。而且石膏点制的豆腐口感细嫩，水分较多，色泽洁白，豆香味浓。石膏多少决定豆腐制作的数量，如果不懂要领，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。把生石膏放进锅灶里烧一会，冷却后将石膏碾成粉末，用个葫芦瓢兑点水调成石膏浆，一边用大铁勺子在缸里来回搅动，一边往里浇注石膏水，边浇边看豆浆的成色，感觉快要成型就立刻停下来。等豆浆凝固后，将鲜嫩的豆腐花舀进木托盆里，用布包好，盖上木板，压上石头，榨尽水分，即成豆腐。

磨豆腐是一项古老的手工技艺，我的父母虽然没有文化，但通过言传身教，把豆腐的制作流程和技艺牢牢地记在心里。他们凭着一双勤劳的手，兀兀穷年，一点点改善现有的生活，一步步脱离贫穷的日子。

春节期间，端上泥陶炉，放进火红的木炭，小耳锅里的青菜豆腐顿时冒着层层热气和豆香。全家人欢聚一堂，围炉把盏，把新年的愿景悄悄谋划。

一样的年不一样的味

□ 邓训晶

“爆竹一声辞旧岁”，过年啦！人的一生要过无数个“年”，从小到大，一样的年却有不一样的味。

小时候盼着过年，那是因为艰苦年代，缺吃少穿，只有过年才吃得好玩得好穿得好。所以刚入冬，我们小孩就爱问妈妈一句话，还有好久过年？妈妈告诉后，我们就天天扳着指头算，还有多少天过年。那时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，盼啊盼啊，年总是姗姗不来。

终于等到腊月二十了，家家户户开始打扫卫生。过年前的打扫可非同一般，是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。差不多是全家动员，大人扫扬尘、擦门窗、收拾厨房、洗衣被。小孩把一年都难得用一次的蒸笼之类的炊具，拿到河里洗干净。屋里屋外，窗明几净，一派除旧布新的气象。大街小巷也热闹起来。俗话说“宁穷一年，不穷一节”，虽然平时日子过得紧巴，但过年再穷的人家也要置办一点简单的年货。所以人们来来去去，匆匆忙忙，一片繁忙景象。

我们小孩本就是人来疯，看见这么热闹的光景，天天都心花怒放。小女孩特别关注谁家杀了公鸡，就去要鸡毛做毽子，然后互相攀比，我的毽子比你的好看。大人无暇管我们了，女孩就踢毽子，地上画起格子修房子、跳绳。男孩就趴在地上“蛇抱蛋”、打弹丸、拍烟盒。小伙子们就划甘蔗，人站在高处，把一根甘蔗立着，用一把锋利的小刀，把甘蔗从顶端划开。谁一刀划得越长谁就赢了，输了的人就付买甘蔗的钱。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活动，会吸引一大圈人围观，其中不乏漂亮姑娘。小伙子们见有姑娘观战，就更有兴趣了。一手握刀一手扶着甘蔗，拉一个漂亮的弧线，一刀下去，甘蔗差不多就划到底了。为赢得姑娘的青睐，把优美姿势发挥到了极致。

那时的年夜饭并不丰盛，很多桌上就只有一点猪肉，其余的鸡鸭鹅鱼就难得一见了。有肉吃，大家就很满足了。一家人吃得热热闹闹，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，洋溢着幸福欢乐。

再看现在，平时的生活比以前过年都不知好多少倍。过年桌上就更是摆满了大鱼大肉山珍海味，可挑剔的筷子却不知在哪里下箸。还有很多时尚人家，在酒店预订年夜饭。现在的孩子过年也不像当年的我们，没有踢毽子跳皮筋的了，没有“蛇抱蛋”拍烟盒的了，更没有划甘蔗的小伙子了。他们要么在家看电视，要么进电影院增加票房价值，更多的是抱着手机自娱自乐。还有如今富起来的人们过年喜欢外出了，每到过年，要么全家出游，要么呼朋唤友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。所以，一样的年当然就有不一样的味了。

我常常在想，过完年刚回过神来，就又离过年不远了，一年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后来跟90岁高龄的妈妈讨论这个问题，睿智的妈妈指点了迷津。如今党的政策好了，日子好过了，不愁吃不愁穿，生活越好，日子自然就过得越快。

是啊，妈妈说的对，现在生活越来越好，幸福指数越来越高，日子越来越甜蜜，当然时间就过得快喽。回眸从小到大的年，那可真是一样的年不一样的味。

我家的“特色”年俗

□ 朱卫东

贴春联，放鞭炮，挂上火红的灯笼，一桌丰盛的年夜饭，除了这些常见的年俗以外，我家还有着别具一格的特色年俗。

我家的两样特色年俗都是除夕晚上的事儿。

熬大年剥玉米，是我们家祖辈传下来的老规矩。小时家住乡下，每到除夕晚上，吃完饺子年夜饭，夜色已深，全家人围坐在乡间特有的土炕上，炕头被炕肚里的柴火熏烤得暖烘烘的。母亲总会从屋外端来一大簸箕的玉米棒子。这些玉米棒子是秋天从地里收回来，一穗一穗编成大长串挂在院子里的树杈上，早就干透了。其实大部分的玉米早就用机器脱粒，留下的这一点就是为大年夜做准备的。

剥玉米的流程非常简单，父亲用尖锥将玉米穿出一两道“垄沟”，我和姐姐就顺着垄沟去剥，非常省力。我们一边剥玉米，一边听奶奶那些和过年有关的故事。好多时候，我就在玉米堆上睡着了，一觉醒来，躺在暖烘烘的被子里，窗外天已大亮……

熬年夜剥玉米，这大约要算是独一份的年俗了。伴随着金灿灿的玉米粒迎接新年的到来，无疑是个难得的好彩头。遗憾的是村里几经开发，玉米地荡然无存，院子里再见不到挂满玉米棒子的丰收场景。除夕剥玉米的“独家”年俗，也一去不复返了。

除夕剪窗花，是我们家的另一项特色年俗。奶奶是乡间有名的剪纸高手，最擅长的就是剪窗花。记忆中的大年三十晚上，天刚檫黑，头发花白的奶奶就拿出剪刀和花纸坐在炕头，变戏法一般剪出一张张漂亮的窗花来。羊年剪绵羊，猪年剪肥猪，鼠年就剪小老鼠，每一只都栩栩如生。奶奶有老传统，始终认为除夕晚上剪出的窗花最有灵性，能带来一整年的好运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过年没钱买玩具。奶奶就用剪刀剪出各种小动物和水果来。我最喜欢的是《西游记》神话人物剪纸，挑担的沙和尚，双手合十的唐僧，腆着大肚子的猪八戒，翻着跟斗云的孙悟空，还有青面獠牙的老妖婆，惟妙惟肖，让我爱不释手，也让四邻的孩子们艳羡不已。

如今奶奶已远去多年，好多人家都不再贴窗花了。而在我们家，大年夜剪窗花的特色年俗依然保留着。母亲和妻子也是剪窗花的好手，就连才上学的女儿也早早学会了剪窗花。年三十晚上，别人家都是看春晚，抢红包，我们家举行的是剪窗花比赛。说是比赛，其实图的还是一个热闹和高兴。全家老少齐上阵，热热闹闹的场景，正预示着我们家来年的生活就像大年夜的窗花一样，喜庆吉祥，多姿多彩。

借肉过年

□ 蒋光平

那年，是我们家最困难的一年，先是奶奶生病卧床不起，后来父亲在一次生意中，把家里积攒几年的辛苦钱亏得血本无归，结果被债主追得四处躲债。眼看年关要到了，其他人家都纷纷杀年猪，置办年货，家家户户喜气洋洋，而唯独我们家什么都没置办，在整个村子里显得特别冷清。

过年那天，我早早地起了床，穿好衣服就往厨房跑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那时，小孩子一年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着早早过年，因为过年可以有好东西吃，有好衣服穿，还可以有自己的压岁钱。那天，我把厨房的上上下下翻了个遍，结果发现除了几块豆腐和一些大白菜外，一点荤腥都没有。带着无限的失望，我极度沮丧地离开了厨房。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，轻轻地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娃儿乖，妈妈知道你想吃肉，但今年我们家还欠别人一屁股的债没还，哪里还有钱买肉过年哦，等以后把债还清了，妈妈让你一次把肉吃个够！”

我知道家里的艰难，为了还债和给瘫痪的奶奶治病，爸爸过年那天还在帮别人守工地。听了妈妈的话，我懂事地点了点头。临近中午时分，正在院子里玩耍的我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肉香味。循香望去，原来是隔壁的何二正在啃着一块又香又脆的大骨头。何二是我的邻居，和我同岁，并且和我在同一个班读书。我平时的成绩总是第一名，而何二却老是在考试中吃“鸭蛋”，为此没少挨他父亲的揍。

何二的父亲是个杀猪匠，所以他们家一年四季都不缺肉吃。我知道，其实何二的那块骨头是啃给我看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知道今天过年，而我们家却买不起肉。所以，他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地用他手里的那块骨头“报复”我。于是，何二故意把那块骨头啃得很响，边吃还边用那张满口流油的嘴巴不停地说着“好吃好吃”。看着何二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我终于忍不住吞了几次口水，我承认，我确实被何二那块威力无比的骨头给打败了。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做饭，我一个人跑到房间里，禁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，我哭为什么何二家就有钱，为什么何二的成绩没有我的好却在过年的时候有肉吃，听到我的哭声，母亲在厨房里也禁不住流下泪来。正在此时，父亲从工地上回来了，看到我们母子泪流满面的样子，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走出了家门，半个小时后，父亲回来了，同时手里还提着一块足足有5斤重的“五花肉”。父亲说：“今天过年，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，我到张二哥那里借了块肉，今年过年我们有肉吃了”。

那年，靠着父亲借来的5斤肉，我们一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大年三十。现在过年，大鱼大肉早已不是什么奢侈的食品了，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淡，但那年借肉过年的场景却永远让我无法忘怀。